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
第三十二回 新建包公祠 皮府大筵宴

詩曰： 明如清鏡正如神，黑海冤仇能辨真。

感恩德無以為報，願立長生不朽人。

話說包公將強氏大娘帶上，他見了兩邊刑具，不覺的膽戰心驚。包公看見強氏，心中大怒，吩咐：「抬起頭來！」強氏回大人：「金面在上，小潑婦不敢抬頭。」包公吩咐抬起頭來。

包公問他：「你怎麼將孫大理謀死，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！」

強氏照樣小繼之供，一字無差。包公大怒，把驚堂一拍，吩咐：「拶起來！」可憐十指尖尖，拶得像胡蘿蔔一樣。強氏仍然無供，又加四十點錘，亦是無供。包公吩咐，將他帶至儀門外，再把小繼帶上來，伏在丹墀，哼聲不止，口說冤枉。包公勸導說：「你招了吧！」小繼說：「太爺在上，叫小的招出甚麼來？」

包公問小繼說：「頗會熬刑！」即吩咐取豬鬃來，將他褲子去的了。包公說：「當初因這件事起，今日仍從這件事無。」眾衙役將豬鬃攆至龜頭，可憐一攆，鮮血淋淋，他竟仍然不招。

猛然抬起頭來，看見皮五爺同奶奶在旁邊，他那時不得不招了，說：「太爺，小的願招了。」包公在上，吩咐鬆刑，小繼說：「招了！小的當日乞化之時，流落定遠縣，蒙孫老爹撫養。幾個月後，孫老爹收留做義子。後來孫老爹娶了孀母，我因被人勾串，引到窯家玩耍。後來怎麼拉下債來，怎麼同孀母借貸銀兩，孀母怎麼貪淫，怎麼中計，怎麼被孀母逼勒通姦，怎麼將義父置死，怎麼放在井中的。」小繼一一供招，自有招房寫供。

再講包公吩咐：「帶強氏上來！」包公驚堂一拍：「快快招上來！」強氏在儀門外面，不知小繼已供，他仍然不招。包公叫：「拶起來，收緊了！」又打上四十板，他還不招。包公吩咐：「傳剃頭的來！」一刻工夫到了，磕了一個頭，吩咐取篦子，將他頭髮一根根箝下來。可憐箝血淋淋的，他還不招；又叫拿鹽鹵滴下去，可憐疼到心裡，滿地亂滾，他還不招；又叫將十指摘去，他仍不招；又把腳指摘去，仍似咬住銀牙，他不招。他說什麼，留著命可以過日子，若要招了，就活不了。

他是怎麼個心。包公說：「好一個熬刑潑婦！」吩咐取豬鬃，將他兩乳攆進去，可憐攆進，鮮血淋淋往外直冒，如此非刑，他仍然不招。他說：「太爺，小潑婦謀死親夫，如何據對？」

旁邊走過皮孫氏來，強氏一見，唬得魂飛楚岫三千里，魄繞巫山十二峰。不由的口內言語支吾：「小婦人願招，求太爺鬆刑！」執堂的將豬鬃拔出，強氏哎呀一聲。

包公吩咐孫氏起去。包公說：「招上來！」強氏說道：「小潑婦年輕，沒奈何，心中羨慕，情投意合，兩下勾搭通姦。因六月初一日小繼帶回茉莉花家來，兩人戀戀不捨。怎麼初三日丈夫相面回家，說難過明丑。那時小繼正在小潑婦房中，是小潑婦用計用麻繩勒死後，怎麼叫小繼裝瘋，怎麼凌辱孝姑，怎麼招小繼，怎麼長，怎麼短，一一供招。」包公又問：「如今屍首何存？」強氏又招：「現在井內。」包公標了硃簽，著差毀鍋開井，包公吩咐：「將男女帶進收監，待本主拜本，申奏朝廷，自有發落。」

再講，人到了孫府門首，開門進去，叫了匠人將鍋拆去，果見下面井一口。叫人下去，果真有屍首一個，頸有三股麻繩。

差人回覆包公，包公身穿吉服，到清風閣相驗孫大理屍首。皮五爺同奶奶、張老太一眾前來。可憐孝姑見父親屍首在蘆席上面，可憐抱屍痛哭昏暈過去。大理見孝姑是他親人，七孔流血。

包公吩咐皮五爺，速辦屍棺盛殮要緊。於是包公相驗已畢，坐轎回衙。皮五爺買棺盛殮，停放家中，請僧追薦。

再講包公吩咐書吏：「將大理家財查存入庫，等本主詳文一轉，再行發落。」

再講皮五爺因包公代他伸了岳父之仇，恩重如山，造了祠堂，擺了香供，早晚焚香。

再言包公將三案申奏朝廷，差官星夜進京，適值那日天子駕坐早朝，有黃門官捧本進去，接本官將本接了，天子展開一看，龍心大悅：「包卿很好。」遂將御筆親標「副」字。有接本官接至外面，仍交差官，星夜奔定遠而來。

再講包公將前任定遠張公參他一本，削職為民，亦在本內。

天子一准，張公感念包公不提。

包公那日無事，案卷翻看，看見黃癩子一案，包公想起二屍相驗，未有親人，俱毛、郎二人口稱文理之子係黃姓收留，吩咐差人出去，將長壽子帶來回話。不一刻工夫，克詳已到。

包公身穿吉服，到大堂開讀聖旨，謝過聖恩。次日開坐大堂，將禁提牌標上，提那四名人犯。

再言差人將黃癩子與長壽帶到，包公看見長壽身材俊俏，就有憐念之心，將長壽子呼喝幾聲：「本主本待重處，念爾年輕，被人勾串，姑寬爾之罪。本主收將你父母屍骸，本主已相驗明白，回來至求兩壇，要你滴血認親。爾義父黃癩子要你侍奉終天，爾下去若不改過前非，本主知情，從重治罪。俟本主今日代你起名孫明，將你復姓歸宗。」

再言包公上轎，直奔求兩壇而來。全班執事，神鬼皆驚。

先將男女屍首抬至蘆席上，叫孫明滴血，果然滴將下去，透入骨髓。包公叫他收殮已畢，叩頭謝恩。

再言提牢吏將監牌一看，到了裡面，一聲恭喜，四名人犯都提到獄神堂內，繩索重捆。到了外面，將四名押到求兩壇，有破鑼破鼓迎出來。

再講包公傳了守備、游擊、兵丁至教常可憐強氏今日用木驢騎著，三名男犯身背刑具，實實可慘。包公吩咐：「請皮五爺前來看斬！」五奶奶此刻亦要前來。

再言包公身穿吉服，到了公座坐下，叫刑房書吏上來，寫了四個招子，寫：

一名男犯孫小繼，謀奪家財，占孀殺父，滅倫喪恥。

一名女犯孫強氏，因奸害死親夫。

一名男犯郎風，吞占木客財帛，謀害人命。

一名男犯毛順卿，強姦烈婦，謀害人命。

包公坐在上面，有陰陽生報道：「午時三刻。」劊子手取了招子上來，包公用硃筆一勾，有愛便宜的，捨去治瘡疾，不知可靈與不靈？再叫劊子手上來，磕過頭，取了小刀子一把，先將強氏問了一百二十塊，共計屍骸推倒，後將孫小繼、郎風、毛順卿三個梟首示眾，掩埋荒郊。

再言皮五爺與奶奶坐轎回去。包公心中喜歡，坐轎回衙。

那一天無事，心中想了，提起城隍廟之事，發了銀子，差人修理，重新換了換幔，粉飾油漆，乾乾淨淨。完工之日，謁廟拈香，拜過神壇已畢，包公坐轎回衙。

過了數日，他拜本進京覆旨。天子展本從頭觀看，滿心大悅。著六部九卿議奏，升他官職。兩邊文武百官、六部九卿四科官啟奏，該升龍圖閣大學士之職。天子降旨，包公升任。

再言皮五爺在家無事，心中歡悅。時光易過，不覺數年。

皮五爺公子長成十歲，起名士濬耶日士俊生辰，辦了酒席，請了勝友，將孫明亦請來吃酒看戲，富貴非常。

後來皮五爺與五奶奶出心行善，凡遇窮人，周濟柴米；遇了冬天，施粥無厭；遇了無力婚娶，他竭力幫持；冬泡姜湯，夏施涼

茶；無力殖歹享，五爺出錢幫他施棺木，修橋補路，廣積陰功。說五太太又要施沿路燈，遇廟壞即修；佛若無光，即妝金塑像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士俊長成十六歲。歷年以來，請了先生在家教他讀書，孫明亦在書館。幸喜他二人情意相投，無分彼此，二位小學生心伶俐，過目不忘。今已年十六歲，學業大進。適逢開科取士，按臨定遠，士俊高高進了十三名生員，孫明取第五十名之下，後來逐漸高發。皮五爺老年歡悅，士俊娶了定遠富戶之女，孫明亦娶妻。所有花燭等件，俱係大理老爹家財。

後來五爺、五太太壽活八十而終。張老太過至九十歲而死。

皮奉山病終，吩咐士俊不可忘卻遺言之命：「奉敬三寶，虔誠佛像，自有感應。」士俊見父歸天之後，仍行善事。

所有士俊後來事件多繁，不能盡。此一部小說勸諭世人，有詩有證：

孫公忠厚成神，淫婦好奸廢命。

一門富貴安然，萬事皆由天命。

一勸人生不可強，強中必定有餘殃。

忍耐些須不要緊，一朝橫報必參商。

二勸為人不可癡，癡心留戀美姣姿。

你戀他來他戀你，一朝反面悔後遲。

二勸為人不可惡，富貴窮通各有無。

先富後窮人多少，不可恥笑把他欺。

四勸為人不可呆，莫把窮人當作呆。

一朝神靈來護佑，富貴榮華一齊來。